

读者来稿·“一起回忆老一辈人的春节”新年征稿选登

## 1969年,我在乡下过大年

李新民

1968年10月底,我刚过完16岁的生日,就背着行李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,来到本地一个叫做徐家湾的小山村,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
当时正是文革时期,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阶段,市场受到约束,物资匮乏,粮食副食品定人定量地供给,仅限城镇人口。农村集体劳动挣工分,村里没有经济作物的种植,也没有养殖业。家家户户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粮食,饲养一些鸡、鸭或是一两头猪。平时鸡鸭下的蛋是不舍得吃的,都靠它换来全年的油盐酱醋。养了一年的猪只能卖给供销社(那时没有市场,不能自由买卖),自己留着很少部分过年。尽管这样,忙碌了一年的村里人,还是尽其所有欢天喜地地开始准备着过年的一切了。那年过年,我的父亲还在“五七”干校,我就留在了农村,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农村过年。我的人生岁月已经过了六十多个年头了,最难忘怀的还是1969年的那个年。

冬至后,村子里开始弥漫起年的味道了。村子靠西边有一个不大的水塘,这个水塘是全村人的饮水,洗衣、洗农具,洗所有东西的地方。水塘的东边用竹子拦起一角,全村人的吃水就在这个位子提取。我很好奇,水是会流动的,靠竹子怎能拦得住水塘的西边南边北边的污水?这个谜随着年的到来解开了。原来村子里的水塘还是生产队里的天然鱼塘,年底放水开塘后,抓完大鱼把大小的鱼放生,任它自由繁殖就成了来年的大鱼。水塘里有鲤鱼、草鱼、鲢鱼,还有鳊鱼和泥鳅,它们吞食了各自所需的杂物和污物,这些鱼就成了池塘水的清洁工。鱼吃着自然的食物,根本就没有人工喂养。那个时候,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,一年到头看不见鱼和肉,尽管如此也没有人去偷抓池塘的鱼,有的只是盼着年早些到来。

腊月二十三是过小年,这天一大早,小队长就开始在村里喊“开塘了,开塘了”。听到喊声的大人孩子们互相招呼着,提着水桶拿着盆、筐和扁担等家什争先恐后地往水塘边集中。只见村里的几个年轻力壮的小年青每人喝下一碗烧酒,把裤腿高高挽起大腿根部,就往塘里走(水塘的水已经提前放完了,只留着浅浅的一点水)。塘底是软粘的烂污泥,水中还掺杂着冰茬。抓鱼的人们个个兴奋得满脸通红,一个劲沉浸在抓鱼的快乐中,



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寒冬时节刺骨的水里。一条条的大鱼、小鱼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被扔上岸。岸上的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评论着今年的收成,孩子们东奔西跑抢着捡拾满地的鱼。老人、孩子,全村人个个笑容满面。塘里抓鱼的、岸上捡鱼的都成了泥人。笑声、嘻闹声、抓到大鱼时的惊叫欢呼声,回响在小村子的上空。筐里、盆里、桶里装满了鱼,满村子里老人乐,孩子笑。家家过年,家家有鱼。这一副有声有色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记忆了近50年!

在那个年代,人们平时的饮食简单粗糙,终年少见油水。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连米饭都吃不饱。新粮没有下来时,只能吃少许的米掺着地瓜或者萝卜的饭,就着咸菜大酱裹腹而已。劳累了一年的人们迫切盼望着年的到来,更多的是充满了对食物的期许。因为过年就可以开怀大饮,可以吃上久违的鱼肉,彻底放松劳动了一年疲惫的身体。一年里,主妇们都在精打细算节俭过日子,积攒着点点滴滴都是为了过年的丰富。那时的妈妈哄孩子时常说的就是:等过年了给你买糖吃!等过年了给你烧肉肉!等过年了给你穿新衣!所以孩子们对过年是急切盼望着的。

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。你家杀年猪、他家打年糕,这些都是力气活,要全村整劳力齐出动的。在我看来,年前的这个月比年时的正月里更充满年味。对于我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,杀年猪、做年糕、做豆腐、熬麦芽糖都是好奇又新鲜的。

轮到我的房东家杀年猪了。那天,天蒙蒙亮,我就端着头一天就泡好的黄豆,来到石磨房磨豆子,做豆腐,招待客人。石磨的直径

约有四、五十公分,上下两层,把豆子放入上面的小口里,转动着旁边的把手,转着转着稀稠的浆水就满满的一桶了。浆水倒入大锅加入适量的水煮开后,点入卤水,不一会浆就结块了,这时倒入模子里,压上大石块,一段时间后,白白嫩嫩的豆腐就出来了。房东大妈一家人也是忙里忙外,准备着各种小菜。一直忙到傍晚时分,房东家堂屋里摆放了三张八仙桌(还有二张是邻居家借的)。房东家大哥搬出自家酿的烧酒,大嫂上上下下地端盆拿碗,摆桌上菜。掌勺的是村里做菜最好的“厨师”,哪家有红白喜事时,都必定请他主厨。厨师简直是个魔术师,围绕着猪再加上那么几种食材,做成了一大桌子颇为丰富的菜。红烧肉、蒸肉圆、蒜苗猪肝、猪肺炖萝卜、猪血烧腌菜、红烧狮子头、炸干大白菜……这一天,房东家成了小村子里的中心,全村妇女都来帮忙,村里年长的老奶奶也在旁指导,孩子们更是撒了欢地钻进钻出,左手拿着熏鱼,右手擦着肉骨头,嘴里还嚼着炸豆腐,一趟一趟又一趟。

小村里有个习俗,家家杀完年猪的这天,都要宴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、自家长辈亲友以及村里的好友。这个宴席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“杀猪饭”!我也就沾着“下乡知青”的光环,成为了每家“杀猪宴”的座上客。“啪啪啪,啪啪……”此起彼伏的阵阵鞭炮声,伴随着大人孩子们的欢笑声,揭开了小村子过大年的序幕。

我第一次喝辞旧迎新的老酒、第一次吃着亲手做的豆腐、第一次和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老乡们过大年。这个年的种种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,我的心中。

## “一起回味老一辈人的春节”新年征稿还在继续

从上周五发出征稿活动,短短一个星期时间,本刊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稿。笔者发现,老一辈人对于春节都有着一种年轻人所

无法理解的情怀,他们那时候过年和现在真的不一样。本周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李新民阿姨的过年故事。

同时,征稿活动还在继续,我们期待更多精彩!投稿邮箱:qjwbjdsh@126.com 咨询电话:64790577 陈果